



皇宫。

众人说话的功夫，马车就来到了宫门口。

安亲王果然被御林军侍卫拦下，安亲王妃以向皇后娘娘请安为名，带着苏子余进入了后宫。

二人来到皇后宫中的时候，皇后正在用早膳。

听闻安亲王妃前来，皇后有些无奈的叹口气。

皇后开口道：“传她进来吧。”

宫女锦瑟担忧道：“安亲王妃一定是来给安亲王求情的，不是娘娘不帮他，实在是娘娘眼下也自顾不暇，唉，她这不是为难人么。”

皇后皱眉道：“不要满腹抱怨，能帮则帮，不能帮则罢，安亲王府也算有恩于本宫，不能不见。”

锦瑟点头道：“奴婢知错了。”

片刻后安亲王妃带着苏子余走进正厅，

安亲王妃开口道：“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。”

苏子余也走上前，开口道：“臣媳参见母后。”

皇后本想着让二人起身，可看见宫女打扮的苏子余，顿时愣了一下，随后急忙问道：“秦王妃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……怎么穿成这样？”

苏子余站起身开口道：“回母后话，臣媳刚回来三日，母后，臣媳想见见父皇，还请母后相助。”

皇后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本宫明白了，你穿成这付模样，是不想让老四知道你回来，你想阻拦陛下立储？”

苏子余急忙道：“母后不要误会，无论是臣媳，还是王爷，都对储位没有任何觊觎。臣媳只是不希望父皇被奸人所害，不希望佞臣当道，更加不希望江山易主。”

皇后微微皱眉道：“听你的意思，你怀疑陛下被老四控制了？”

苏子余没有点头，而是开口道：“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母后不觉得此事奇怪么？”

皇后苦笑道：“本宫自然觉得奇怪，可陛下也来过本宫这里几次，本宫眼拙，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而且，‘情’之一字，最能蛊惑人心，陛下深爱洛贵妃，洛贵妃痛失一子，陛下想安抚她，便爱屋及乌，也理所当然。”

苏子余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还求母后将父皇请来，让臣媳和父皇见上一面，倘若父皇真的安然无恙，一切决定都是由心而发，那么臣媳定然不会阻止父皇的任何决定。”

皇后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锦瑟，这个时辰，陛下应该下朝了，请陛下过来用早膳吧。”

锦瑟领命道：“是，奴婢这就去。”

.....



安亲王府被御林军包围

众人回到安亲王府，刚进入安亲王府，安亲王就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苏子余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出什么异常？”

苏子余刚要回应，门口就传来了急促的马蹄。

“吁——”为首的将领勒停马儿，翻身下马。

安亲王府的家丁急匆匆跑过来开口道：“王爷，有官兵把王府包围了。”

安亲王大惊：“什么？什么官兵？？”

苏子余开口道：“我们出去看看！”

安亲王不再理会家丁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

在王府门口，众人看到了御林军统领，贺兰辞。

贺兰辞指挥者手下众人，开口道：“你们几个，去那边，你们几个，到后门，你们几个守住这里。”

安亲王怒气冲冲的走上前，怒声道：“贺兰辞，你干什么？！”

贺兰辞眉头紧锁，朝着安亲王拱手道：“王爷息怒，下官奉圣上旨意，派人保护安亲王府，以免被贼匪潜入。”

安亲王怒声道：“哪来的贼匪？本王不用你保护！”

贺兰辞回应道：“还请王爷不要为难下官，下官也是奉旨办差。陛下说了，最近京城贼匪猖獗，安亲王身份贵重，一定要严加保护，等抓到贼匪之后，自然会对安亲王府解禁。在此期间，安亲王府内众人，不得出入，所需日常物资，会每日派人奉上。还请王爷回到府内，属下要贴封条了。”

安亲王险些被气得背过气去，他惊呼道：“封条？？！你……”

安亲王说话间，就抬手作势要打。

可贺兰辞带来的侍卫，齐刷刷拔出佩刀。

眼看着剑拔弩张的气氛，安亲王妃急忙开口安抚道：“王爷，王爷息怒，咱们不能硬碰硬啊！”

是啊，眼下陛下明显不待见安亲王府了，硬碰硬能有什么好处？

苏子余见状也开口道：“安亲王，我们先回去，相信贺兰将军，不会冒犯安亲王府

的。”

贺兰辞拱手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属下只是奉命保护安亲王府。”

安亲王无奈，只得满腹怨气的回到王府内。

.....

这个皇帝是假的

后院。

安亲王将安亲王妃支开，带着苏子余，来到了后院，跟莫寻一行人会和。

刚一见面，莫寻就开口问道：“可有看出陛下的异常？”

苏子余开口道：“那人不是陛下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安亲王惊呼道。

苏子余看向安亲王开口道：“我刚刚离宫之前，问询了他的腿伤。陛下当日在凌源县坠江，伤的是大腿，我刚刚说小腿，他脸上并无疑惑神色，也没有纠正我，只是急着赶我走，所以我认为，他不是陛下。”

安亲王点头道：“没错，陛下受伤的事，本王记得。难道说.....是四王爷偷梁换柱？那么真正的陛下在哪呢？”

莫寻蹙眉的说道：“真正的陛下，会不会已经惨遭不幸了？”

众人听到这话，都忍不住担忧起来。

安亲王想了想开口道：“本王明日早朝，去拆穿他！”

苏子余摇头道：“万万不可，安亲王，我们没有证据。而且今日我们刚回来，陛下就命人封/锁了安亲王府，显然是对我们产生了戒备。且不说你能不能进宫，就算是你进去了。假陛下，怕是也早有防备，你注定是要吃亏的。”

安亲王焦急的说道：“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四王爷操控假陛下立储，然后再自己称帝吗？”

苏子余抿了抿嘴，开口道：“王爷稍安勿躁，容我再想想。”

安亲王重重叹口气，心中烦躁不已，根本没办法冷静思考问题。

听苏子余说她要再想想，安亲王索性告辞回房，他也需要静一静。

安亲王离开后，寒书走过来，看向满脸疑虑的苏子余，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妥的地方？”

苏子余看向寒书，开口道：“不是不妥，是不合理。”

莫寻追问道：“何处不合理？”

苏子余回道：“主要是皇后娘娘的态度，十分不合情理。据我所知，皇后娘娘因为大皇子和三皇子的死，对洛贵妃恨之入骨。在我看来，皇后娘娘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做太子，也不会让洛贵妃的两个儿子做太子。可眼下皇后娘娘对这件事，竟是没有半点反对之意。”

竖奚开口道：“会不会是她，没有看穿假皇帝的身份。”

苏子余摇头道：“我不清楚，但是陛下和皇后之间是夫妻啊，枕边人换了一个人，她岂会毫无察觉？而且表面上，此刻的陛下，对皇后娘娘十分不待见。可今日皇后请陛下过去的时候，他没有半点迟疑，很快便到了皇后宫里。皇后看他的眼神，也不像一个被冷落的妻子看夫君的眼神。奇怪……皇后娘娘的态度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”

莫寻仔细思忖片刻后开口道：“依我看，眼下想要拆穿陛下的身份，的确有难度，空口无凭，无人会相信的。搞不好还会传出去对秦王府不利的消息。比如……秦王殿下嫉妒储位旁落，制造谣言，诋毁父兄一类的说词。”

苏子余微微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拆穿陛下的风险太大了，我们没有任何筹码，倒不如想办法揭露君穆崇的本性。最好……当众揭露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，就算不能立刻否决了陛下的意思，也至少能拖延。倘若陛下在群臣的反对之下，仍旧一意孤行，那么陛下的身份，便会引起所有人的质疑。”

莫寻看向苏子余开口问道：“你可是有什么办法？”

苏子余抿了抿嘴道：“办法……倒是有一个，只能尽力一试，事成与否，要看天意了。”

话音落下，苏子余转头看向玄苍。

玄苍下意识站直了身子，开口道：“王妃娘娘，尽管吩咐。”

苏子余走上前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

.....

——

太过顺理成章，反倒觉得异常

四王府。

君穆崇高坐于上，听着魑离的禀报。

魑离开口道：“王爷，今日陛下把安亲王府封了，据说都贴了封条。”

君穆崇蹙眉道：“几日前安亲王就被禁足了，怎么今日又进宫了？”

魑离开口道：“属下打探了一下，据说是安亲王妃进宫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出来之后，陛下就下了这道圣旨，是贺兰辞亲自去执行的。眼下贺兰辞还在那安亲王府门口守着呢。”

君穆崇满腹疑虑，心中隐隐不安。

君穆崇开口问道：“骆白那边，有什么动静？”

魑离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日前骆白从牢里抢走了秦王府一个婢女之后，便闭门不出，看那模样，怕是沉浸在温柔乡里，爬不出来了。”

君穆崇微微点头道：“最好是如此，你派人盯着。本王被册封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闹出乱子来。”

魑离疑惑道：“王爷为何不直接将骆白那丫头一并关起来？以绝后患啊。”

君穆崇回道：“骆白毕竟是二王府的人，本王和二王府之间的关系，还要维持表面

的和气。

而且骆白武功不低，强行去抓人，只怕会将事情闹大，也未必能抓得住。再说了，本王如果对他动手了，岂不是让旁人怀疑本王的用心？总之事成之前，不要节外生枝。”

魑离点头道：“属下明白，属下继续派人盯着。”

魑离话音落下，便转身要走，君穆崇见状急忙喊住他：“等等……”

魑离转身看向君穆崇：“王爷还有何吩咐？”

君穆崇开口问道：“你说……父皇为何要册封本王为太子？父皇的举动，虽然让本王很高兴，却也实在让本王心下难安啊。”

魑离倒是没想那么多，他开口道：“储君之位，立长立嫡，陛下的两个嫡子都已经仙逝了，论长子，王爷您是众位王爷之首，立您为太子，这顺理成章啊。”

君穆崇叹口气道：“是啊……顺理成章，可就是……就是太顺理成章了。”

魑离想了想开口道：“王爷，要不……咱们做两手准备，有备无患？”

君穆崇看向魑离，微微点头道：“好，你带上本王手令，去一趟雁荡山。”

魑离领命道：“属下即刻起程，绝对不会让王爷被册封一事，出现任何差池。”

……